脸谱

“喷灌”少年

王琪斌

当我看到他俩的时候，我不禁脱口而出：“喷灌少年。”

远远地，听到一声“浇水啦！”随即一声“来了！”从木屋里冲出了两个少年。哥哥手里挥舞着一根开关棒，弟弟踉踉跄跄地紧跟其后，“我来，我来！”哥哥不理他，径直冲下门前的斜坡，在狭窄的田埂上跳跃。此时，一畦畦整齐划一的蔬菜好像跳动着音符的五线谱，而哥哥就是站在大地舞台前的指挥家。

我喜欢这片田野、这片菜地，周末时，经常来到这里散步。一条小溪自东向西潺潺而流，两岸的小山坡上，一片片葱绿的胡萝卜正斜卧在冬日的暖阳下。对面不远处，一些工人正在拔胡萝卜。地里横七竖八的是红彤彤的胡萝卜，看过去，就像盛开在田野上的炮仗花。小溪边，一棵棵经霜的乌桕，间杂着或绿或红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抖动。湛蓝的空中不时地爆起鞭炮声，随即，“喳喳渣”“叽叽叽”，一只只八哥、麻雀、乌鸦……四散在乌桕树或者木麻黄的末梢。我曾经问过菜农，答复是，这不是在办喜事，而是用鞭炮声来驱赶啄食蔬菜的鸟雀。

哥哥踮着脚，停在田埂的一角，右手握着开关棒，低头往上一搭、一旋，顿时，菜地上一阵“啾啾啾”，先缓后急，接着“沙沙沙”地喷射出一股股白色的小水柱，斜着向上，向四周，交错洒落，菜地上笼起一层层薄雾。冬日的余晖，穿透薄雾，大地转眼间幻化成一片七彩的绸缎。

哥哥纵身一跳，闪到田埂外。紧跟其后的弟弟，被喷了一脸的水。他用手抹了一下脸，加快速度，穿过水帘，跳到哥哥身边。兄弟俩互相翻了个白眼，哈哈大笑。

我猜想，这样的活，这样的“恶作剧”，是兄弟俩最爱干的。既帮了父母的忙，又有得玩，何乐而不为？打开喷灌，就像打开手中的水枪，今天你喷我，明天我喷你，谁也不欠谁。刚开始，也许会吵起来，久了，就只剩下会心的相视一笑了。

这一片菜地，并没有种胡萝卜。之前我问过菜农，因为临近溪边，这片地土质比较紧实，含沙量不高，胡萝卜长得不好，就改种蔬菜了。

木屋四周，目之所及，隆起的是一畦畦芫荽、菠菜、上海青。有的刚露出幼苗，有的已长出寸许，有的可以采摘了。兄弟俩的父母正在不远处采摘芫荽。我走过去，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男的姓杨，夫妻俩四十多岁，都是重庆人，来晋江已经十几年了。菜地有十亩左右，他们承包打理有五六年了。每天上午管理菜地，下午忙着摘菜、捡菜，夜幕降临时，再把菜拉到安海的蔬菜批发市场去卖。两个孩子，都在附近的学校读书，一个读初三，一个读初一。

“就是他们俩”，女的比了比手对我说。我顺着她的手势看去，小溪边的草地上，几株高大的香蕉树下，一个用竹子和丝网围着的鸭寮边，刚才浇水的兄弟俩手里正各拿着一个塑料勺，嘴里“噜噜噜”地往溪滩上撒玉米。一群正在水里嬉戏的鸭子和白鹅，扑棱棱，摇摇摆摆地上来抢食。

“他们喜欢。”女的话语不多。

“刚才兄弟俩在屋子里做什么？”我问。“做作业呢！”男的说，“他们很自觉的。”正在说话间，空中又“噼噼啪啪”的一阵响。“现在鸟儿好多。”我注意到，田埂角卧着一只大熊猫。“假的，兄弟俩的玩具。”女的注意到我的目光，“哥哥的主意，吓鸟。”“有效吗？”我笑了。“好像有效果。”男的说，“他们也爱放鞭炮，我不让放。”

我往鸭寮那边看去，兄弟俩一前一后正往木屋的方向走。木屋搭盖在山坡的半腰上，面向小溪，后面栽着一株百香果，更高处就是一大片长势正旺的胡萝卜，向北、向东、向南，一直延伸到远方。

此时，胡萝卜的主人也打开了喷灌。从下往上远眺，绿色的叶子、白色的水雾、金色的阳光，还有草地上低头啃食的小黄牛，旁边翔集的牛背鹭，交织成一个充满田园气息的世界。

太阳渐渐下山了。我转过身，夫妻俩还在弯腰忙碌着。“过年回去吗？”我问。“要的，等孩子放假就回家。”女的直起身子，“两年没有回家了。”她停下手中的活，有点担忧，“不知道今年疫情会怎样？”“想那么多干吗？又不是没经历过。”男的很淡定。

“你们是怎么回去的？”“自己开车。”男的说，“就在那儿。”我想起来了，在我来的路上，离木屋不远处，一个用木头搭盖的车棚，里面停放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

回来经过木屋前的时候，兄弟俩正坐在一张折叠的桌子前，面对着洗菜池，各自看着一本书。我瞄了一眼翘起的封面，有一本好像是《海底两万里》。我没有打扰他们，从他们身边轻轻地走过。

回望冬日下的这片田野，我想，这就是“耕读”吧！他们一家，正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以最素淡的笔墨，默默点染着一幅以“耕读”为主题的中国画。

福虎临门（木版年画）蔡建昌

味道

『黏』味

王燕婷

母亲念叨着秀华真厉害，听说她今年春节还蒸了9斤的甜粿给她的孩子们，言语之外的艳羡很明显。母亲说的是闽南话，闽南话里的甜粿是年糕中的一种。闽南年糕多种多样，其中数甜粿最常见，最不可或缺。母亲50岁上来的香港，曾尝试在香港蒸过一次甜粿，可惜厨房的灶台太小，炉具也小，没有蒸成，从此就放弃了。

我明白母亲的心思，她在香港30年的时间里，每逢春节，内心涌动的依然是闽南乡下老家的情怀。自从她结婚后，每年春节必定要蒸糕蒸粿。大都市里，环境改变了，空间窘迫了，多年的习惯不得不放弃。有些缺憾是春天萌发的细芽，一到时节便会冒出来，压也压不下去。

“20斤甜粿，20斤咸粿，10斤芋圆，10斤碗糕，10斤地瓜粉粿……”母亲没讲完，我的头已经晕了。母亲说着说着，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当年怎么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完成这些。蒸煮这些年节的食物，只是过年的一部分内容，农历的十二月开始，就要在家进行大规模的闽南称为“除尘”的清洁工作。老家在闽南乡下的房子，典型的闽南古大厝的样式，连着院子有近一亩地的面积，大小房间十来个，有八个房间住着人，里面的被褥蚊帐年底前也需再次换洗。

不得不佩服如母亲一样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女人们，她们似乎无所不能，养育子女、下地种田、操持家务……闽南地方向来“信巫鬼，重淫祀”，祭拜先祖神明，为家人禳灾祈福，又是她们生活中另一项繁重的内容。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她们从田地里刨得粮食，再用巧手变出各种美味的食物。在闽南一年四季花样繁多的年节里，这些食物先呈予神明面前作为祭品，然后端上家人的餐桌。正月十五的元宵圆、清明节的润饼菜、端午节的粽子、七月半的炸枣，哪一样不体现着她们的聪明才智？她们就有这样的本领，在厨房里蒸腾出每个年节相应的食物，在我们的记忆里种植下家乡每个年节固有的味道。

包括甜粿在内的各式年糕，在除夕来临之前，就已经挤满了厨房木架上的簸箕。做好吃的甜粿离不开好的糯米，糯米自家地里长出来，颗粒格外饱满。母亲会先提早一天挑上上好的糯米，浸泡一夜。待到每一粒糯米吸足水分，用手指头一搓，立即变成粉末。提到村里的碾坊，碾成粉末。磨好的粉倒进大大的铝盆里，按照比例加糖加水，糖以红糖为佳，用力搅拌。黏稠的糯米粉与红糖与水，充分地融合，黏稠的米浆每搅拌一下，蔗糖与糯米里所有的甘饴释放着，一阵阵甜香不断涌出。备好几个口径大约十五六寸的圆形铁质盘子，在盘底抹上一层花生油，在竹制的蒸笼上铺一层白色棉布，将盘子排列整齐，用一个大铁勺子，把米浆舀入铁盘里。

手脚麻利的母亲一边装着米浆，另一边灶膛大铁锅里的水已经被煮开了。把蒸笼架到大铁锅上。一把把的粗糠往灶口推进去。粗糠是大米的外壳，晒干来就是绝好的燃料，火苗舔着稻壳，跳跃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烟囱连接灶台处贴着灶王爷的神像，神位前点上一炷香，大概连续点个三四根以后，甜粿就蒸熟了，黏稠状的米浆结成了块状，圆圆的，在白色烟雾笼罩下的蒸笼里憨憨地静默着。趁着热，母亲会用刀切一小块试一下甜度和黏度，再反思总结一下这年做粿的所有程序，有些不合家人口味的瑕疵待到来年得修正一下。

一切完成得如行云流水般。最后将甜粿从铁盘中剥离出来，放在簸箕上，置于通风处。甜粿的热度迅速退去，冷静下来的甜粿逐渐变硬变干，可储藏很久的时间。整个春节的大小祭祀里，甜粿成了供桌上的主角。它们是神明的挚爱，也是我们年夜饭的一道佳肴。

我的三个哥哥较之父母更早来香港，一年难得回乡一两次，年底必定会回乡下过年的。回家之前的书信或电话里，母亲怜惜在外打拼的孩子，会有一些关切的唠叨，大凡还会提及年底回家他们想吃什么。得到的回复基本就是母亲养的鸡鸭和亲手做的糕粿。一年复一年，母亲过年做糕粿的技艺水平越来越高。大哥喜欢碗糕，二哥对芋粿情有独钟，三哥每回都要嘱咐母亲蒸几个咸粿。甜粿就不必另外吩咐了。

除夕夜晚，甜粿切片，沾上打散的鸡蛋，下油锅炸。本来坚硬的甜粿，给它们点温暖，它们便渐次变软、变糯，回到它刚出炉的状态。出锅的甜粿片四周冒着密密细细的小气泡，发散着甜丝丝的味道。冒着热气的甜粿黏性极强，片与片间稍微一接触立马粘在一起。甜粿端上桌，难得团圆的一家大小，筷子一伸，你扯一下我拉一下，大伙嬉闹着，辉映在屋内通红的火烛下，伴着屋外地动山摇的鞭炮声里。

香港的年糕品种可谓花样百出，除了传统的用糯米制作成的年糕外，还有用萝卜、马蹄、芋头等原料制作而成的各式年糕。在早茶中，香煎萝卜糕、马蹄糕、黄金糕等深得茶客们的喜欢。过年在香港，母亲不做甜粿等年糕，但甜粿之类的年糕必然会有的，有时是亲朋好友送，有时自己去买。标着个大酒楼的牌子，用精美的纸盒包装着。母亲会虔诚地把它们摆在大年初一祭拜天公的桌上。这些年糕更像身着华丽服饰的尊贵客人，感觉与它们之间始终有一道礼节上的距离。

儿子在外地念大学，难得假期回来，问他过年想吃什么，他低头不语，有点为难，给不出答案。即便是过年，似乎也没什么令他特别想吃的东西。他到另一个都市里学习，很快就喜欢上了那个都市，爱它的包容与大气，甚至喜欢上了那个都市的女孩。母亲厨房里头那套本领，我一点也没学会。现在的食品太多，购买也极方便。年夜饭订上一盆盆菜，简单又省事。甜粿也是要炸的，只可惜，要么过硬要么过软，或者其实也不硬不软，只是不符合我内心二十多年重复沉淀下来的一个黏度的标准。我当然也不知道这年糕是出自谁的手。它们大概都是流水线出来的，大多都极工整，边缘绝不旁逸斜出，圆得异常合乎标准。

诗情

春天的盛宴（外一首）

王荣挺

声声鸥鸣
舒展万丈吐蕊的波澜
浪涛一波波地拍打堤岸
岸上，一朵桃花的媚
是这个春天最动人的表情
放飞欲望
铺陈直白的抒情

随一朵花香
载入梦的旖旎与流水的莞尔
让一朵与另一朵
碰出春天的交响
像一种爱
我早就想一吐为快
只是没有说出来

春天抚摸尘世的忧伤
从淡淡的墨香中
捡出河流与山脉
我必须惊起一群白鹭
打乱这平淡无奇的生活
在新绿枝头的素笺上
妙笔生花
桃花把蓝天占有
猜测春天的前世今生

久违的爱情
在朦胧的月色下
发芽、呼吸、伸展
让春天的盛宴
生长浪漫与幸福
我们身边有太多斑驳的故事
故事里延伸崭新的诗和远方

唤醒一场梦

故乡空灵清脆的鸟鸣
饱含岁月的斑斓光泽
写下满笺素心浅事
不求浮华 但求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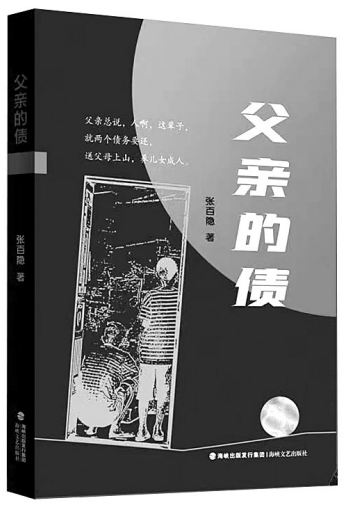
轻挽一帘相思的花雨
一抹情殇
掬一捧想念
细数一世的薄凉

造物主给你聪明智慧
成了朦胧水月的镜花
就这样静静地绽放
温馨的花朵
一如你的笑靥
一份清醒
一份谋略

牵着你 好幸福
一直凭流水
渡你的深情
丰盈地赴春之约

开卷

《父亲的债》：真实之心 寻找之作



姚添丁

“父亲常说，人这辈子就两个债，送父母上山，养儿女成人。”《父亲的债》，既是书作者张百隐对于父亲“为人父”的窥探和领悟，同时也是对于自己“为人子”的思索和表达。父子两代人，彼此在血浓于水的深沉触碰中靠近、理解、动容、接纳和融化。我想这必定是这本书轻易打动我们的地方。

作家德莱赛认为，真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父亲的债》饱含着浓烈炽热的真实感，没有华丽的修饰辞藻，没有精彩的故事情节，一切如此平淡平常，令人感觉不出存在多余热情成分，这并非作者刻意为之，而是“债”这一略显沉重的枷锁使然。全书截取的若干生活片段，尽是朴实无华的日常细节，它们有的构成时间脉络，有的链接地点线索，有的衬托人物牵引，伴随一段段琐碎直白叙述，读者很容易了解人物的来龙去脉及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个过程不仅没有消耗掉善良读者的阅读兴趣，反而还帮助他们从中发现或多或少自己的“影子”，这种“对号入座”的惊喜收获源于作者骨子里流淌的真实之心。《父亲的债》试图以一种真实表达另一种真实，我们也在一次次袒露的真实对照中看清楚了创作者的内心，当然也成功叩问了自己的本心。

父爱如山。山有多少沉重，父爱就有多少厚重。债有几分，情就有几分。《父亲的债》中的父亲平凡而渺小，仅仅只是那个平常年代无数普普通通父亲中的一个，他的全部思维都在生计、奔波、操劳中反复打转，“借债”和“还债”让他与现实生活剪不断理还乱，并且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父亲用专属于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对待生活、顽强生活，并且克服生活带给他的艰难困厄以及一系列措手不及，虽然有的时候也表现出“小聪明”“小算盘”“小伎俩”，但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呢？这原本就是我们的父辈曾经有过的共同模样。

生命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相继，人生之“债”，名目繁多，有借有还，谁也逃脱不掉，这该是活着的人们不可回避的“必修课”。《父亲的债》作为一部寻找之作，寻找什么呢？寻找我们父辈走过的路，寻找自己在走的路。寻找是反思，也是淬炼，更是升华。寻找需要无畏和勇气，但同时也让创作者更加有底气自信，最终也让人物更加通透饱满。《父亲的债》借助不遗余力描写刻画赋予“寻找”别样意义。阅读《父亲的债》，认识书中的父亲及作者，谁能否认自己不是在敲击碰撞中更为清晰完整地认识了父辈、认清了生活本身，谁又能否认自己没有从中受到点滴启发呢？《父亲的债》揭示一个朴实无华的道理：上一辈人曾经遭遇过的“债”，我们这一辈乃至下一辈也都会再次经历，我们的祖辈们以生命浸润而成的基因，无私给予了我们丰富的生命滋养。我们首先是寻找的直接受益者，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寻找的接棒者。

现实的父亲，连同脚下的土地，两者传递出滚烫热烈的生命热度。通过勾勒还原父辈的人生历程，进而全面完整审视脚下的土地，这是来自个体生命的从容和自觉。《父亲的债》叙述者脚下站立的土地，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人们祖祖辈辈靠海而生，海洋性格造就了爱拼敢赢的独特气质性格。细心的阅读者不难从中发现，《父亲的债》还用了不少笔墨渲染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蜕变的土地，随之而来的还有人们种种挣扎、改变以及浴火重生，让人印象深刻、感同身受。从这个意义来理解，《父亲的债》更是作者对于生于斯长于斯土地的深情馈赠。在父辈眼里，我们都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在大地面前，我们都是一群嗷嗷待哺的婴孩。“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们乐于用这种极度渺小却又极其虔诚的方式，向我们的所有父辈、向我们的大地母亲，奉献上一份真实、真诚而又真切的个性表白。

晋江市龙湖镇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智造大道（龙狮路-外西环路）项目用地范围内坟墓迁移的通告

为配合晋江市智造大道龙狮路-外西环路段建设工作，确保本项目征迁补偿工作顺利推进，需对本项目征迁红线范围内的坟墓进行实施迁移，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225号令）和《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83号）以及我市有关殡葬管理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

涉及龙湖镇钞厝村、石厦村，东至阳溪南岸，西至时尚园，南至蓝图公司，北至阳溪南岸，具体区域范围详见晋江市智造大道（龙狮路-外西环路）项目用地范围图。

二、迁移时间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3月15日止，上述迁移范围内的坟墓属主须在此期限内到所属村委会办理坟墓迁移登记，并将骨灰自行迁移至合法公墓、寺庙或市、镇、村骨灰堂。逾期未迁移者，将视为无主坟墓统一组织处理，且不予补偿。

三、补偿标准

参照晋江市纺织智造（龙湖）工业园项目补偿标准。

特此通告。

晋江市龙湖镇人民政府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日